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二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倫

子曰。道不遠人。故四書五經。唯明人倫一事。講論甚悉。不容多贅。又君道臣道。別見後編。此特取其有所發明者。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某事君亦然。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伊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于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學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伊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

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爲以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橫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右父子之倫

程子伊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于事君上說忠

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于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弱國之臣寒士之妻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橫渠張子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

右君臣之倫

問火中生蓮花。實爲世希有。在欲而心禪。希有亦如是。此儒者事乎。程子伊曰。此所以異也。人倫。天理也。彼視妻子爲何等物。○二世人多愼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

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出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

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撝謙曰。大夫以上繼室。以長妾攝內主之事。

問孀婦于理似不可娶如何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右夫婦之倫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伊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視其

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是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耳。己之子與兄弟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

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親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右兄弟之倫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撝謙曰曲藝之師教以一藝終身食之不可忘也

岳武穆有一教射之師春秋奠于其墓習射而後

去至性之人自不同也近世舉業之師其薄者多一歲一換不可與終身之師同禮爲舊君有服齊衰三月則舊師亦心喪三月可也成己之業者則不同

又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于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

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

攜謙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葢朋友之服弔服加麻今出不免絰所以隆師也陽明之歿其弟子作師服問而王畿服斬而奔喪禮奔父母之喪皆見柩而后成服况于師乎此不學之過也

又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

益自有不能已者
魯齋許子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
于己者若乃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
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唯虛故能受滿
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
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
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
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

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弗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可也。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撝謙曰。師友。四倫之所資也。師友善。四倫皆治。師友不善。四倫皆亂。○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尙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毋友不如己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爲善近名。人倫之盡也。○良友必同處。乃有益。與不學道

者居而與學道者論各見已是何益之有故曰居

視其所處○交友能無我方是誠相下

右朋友之倫

存心 即論主敬

程子曰聖人千言萬語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復入身裏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人

於外物奉身者件件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

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

先不好了也○問君子存之如之何其存也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存之之道也

攜謙曰孟子此句意但指存仁義之心而不失程

子更兼養說

又二日若不存養只是說話○不有躬無攸利不立

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

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

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

以中也○心要在腔子裏○伊問人之燕居形體怠

惰心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

月中來綵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端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伊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物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能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伊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

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　明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明　敬勝百邪。○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喚做敬。○　明　居處恭三句。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攜謙曰仁譬如穀種之性。敬是收斂之氣。收得凝定外邊殼硬生氣方不走作。

又　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言脩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伊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廹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
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廹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
達道○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
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
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
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

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攜謙曰此無心只是無意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或問正其衣冠儼然端坐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詩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攜謙曰就事上常惺惺卽陽明所謂致良知于事

物。但陽明不喜窮理故其歸只是禪。明道謂佛氏他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正謂此也。

和靖尹氏曰。敬有甚形影。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辟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已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

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自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平居須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于其間。則浹洽而有以

自得矣苟廹急求之則此心已躁廹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于道○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的船流東流西船上人都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

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問存心曰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聖賢言語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窾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

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繇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已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已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

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長時將不敬乎。
○答林伯和書曰。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

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睞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答楊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敬只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的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是聰明的人却見得快○或問所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于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撝謙曰持志是尊將權毋暴其氣是愛惜士卒閑邪是拒冦三者各不同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

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彼這却滯于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二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答呂子約書曰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謂主一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

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又安有此患哉○問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便也是不收斂○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

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問主敬只存之于心。少寛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功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

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倨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〇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〇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的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詞氣上做功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飾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

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問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此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象山陸氏曰。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西山真氏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

天下之理。唯中爲至正。唯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决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于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事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焰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敬軒薛氏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惟敬足以神明其德。○余于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巳。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功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應時做功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撝謙曰。薛文淸爲朱學守成之醇儒。本朝罕見其匹。

養性

程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于樂則淸明高遠矣。○見之旣明養之旣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撝謙按此一段與蘇季明所問同。但記者詳畧不同。○問有欲求中于喜怒哀樂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二。邢和叔嘗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今

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忘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二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

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的氣象也。○伊或謂張繹曰。吾至于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

撝謙曰。孔子宗廟朝廷之敬。自與燕居不同。

伊又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

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伊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人有語導氣者。語先生曰。君亦有術乎。伊川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問獨

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未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涵養吾一。○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淸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于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

靜坐。

撝謙曰。游談聚語。終日喧然。誠屬可厭。故曰且靜坐。非學問只須靜坐也。○性即在心中。故存心養性。各有意義。而總是一事。先儒所言。大抵存即是養。然存者心在此。此刻心不外馳。即是存。存之得宜。久而無害。纔爲善養。分其說爲先後。以便學者。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

坐。其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須是靜坐。方能收斂。○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于二者之間自無

間斷處。○大抵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唯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乎。○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唯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功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

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唯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

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

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

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揣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叚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的人吃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問滕德粹近作何功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作。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可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息。生息一本作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平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

象山陸氏曰。人氣禀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即昏眩了。

敬軒薛氏曰。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悉當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一息不可不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人只

一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珠藏二句出朱子感興詩）○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唯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撝謙曰心者神明之主性者天命之中存心則使神明常主于身而無所放養性雖一不外存心之中

而其義多端。如明道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所謂以仁存心。即是養性之仁也。如朱子曰。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所謂以義存心。即是養性之義也。如禮曰。無不敬。儼若思。子曰。君子無所爭。朱子曰。循序漸進。所謂以禮存心。即是養性之禮也。朱子曰。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則這心裏方有所主。所謂以

智存心卽是養性之智也然而仁義禮智之根心但渾然於一德之中非一心顧仁而又一心顧義也夫以一心備四德何以能兼備而無失唯其存心于中而已矣存心太慈則偏于仁存心太嚴則偏于義存心外明則偏于禮存心內明則偏于智必使其心能上能下不緩不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後四德始備焉所謂民受天地之中者至是而始全之也是所謂養性也然而性之爲言雖主受中實以耆發而得名方其有生之初在胎則爲

未發。既生以後。漸屬已發。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所謂擴而充之是也。此時之性。以動爲貴。而無情之性。君子不貴也。然性之動。必交于物。交于物則易矣。有易而善者。有易而不善。是以貴乎慎動也。及其動之既至。性盡發而見于情。火生于木而木燼。情生于性而性微。則過動之故也。復性之方。必歸于靜。月之明魄。性情之象也。是亦所謂養性也。其動也。非純動也。靜中動也。動而有無動者在也。其靜也。非純靜也。動中靜也。靜而有無靜者

在也。此即所謂中也。(一)曹操桓溫。能存心而不能養性。其所夙興夜寐。操而不舍者。非仁義之心也。如陶淵明。林和靖。稍能養性。而不能存心。優游詩酒。耽嗜梅鶴。其仁義之心不亡。但不能操而不舍者也。淵明謂我醉欲眠。君且去。此種處士之習。常患其不能操于夢寐。是怠而即安之病。曹操言我夢中能殺人。此種惡人機械之心。時刻不放。操則操矣。但非仁義之心。而仁義之心亡已久矣。曹與桓之類。所謂牿亡。陶與林之類。所謂舍亡。牿亡之

病甚于晝而殺于夜舍亡之病甚于夜而殺于晝猶亡生于敵國外患舍亡如春秋梁亡非有能亡之者梁自亡也孟子所謂夜氣但對世俗人言之世俗之人應酬機械之失多故以晝之不亂爲難頤養之士晏安酖毒之患多故以夜之不惰爲要○朱子嘗言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此數句是存心之要○陽明言如鷄抱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其有他數語實妙然胎卵之中

實大有不同耳。

性理大中卷之十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威儀 兼論恭敬

程子曰。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珮。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个君子大人氣象。○執鞭非貴人事。○發於外者謂之恭。存諸中者謂之敬。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

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鳴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朱子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卻是本。不可不知。○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恭主容。敬主事

北溪陳氏曰。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

忠恕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

撝謙曰。恭有端莊之義。有謙抑之義。

敬軒薛氏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唯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撝謙曰。劉公安世常留客。與之危坐。竟日。略不交言。客請退。則留之。或問其故。公曰。吾嘗以是觀人。

能端坐終日。手足略不動移者。未之有也。有之必貴人之有德者。此說良是。人固不必默坐終日。然能如此。則精神必凝定。無浮囂之習。○古人云進退步趨以實下。不可徒用耳目。縻行走。○尊前不可翺翔緩步。○急行流汗。暴氣之一事。○卧無偃無仰。○古人燕居有燕居之容。朝祭賓客喪紀各有其容。所謂動之以禮。若只端嚴恪恭。則是唯莊涖也。動容周旋中禮。便是盛德之至。

言語

程子明曰。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伊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明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之言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伊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伊德盛

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其言而人信之者。明　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

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眞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朱子曰。方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

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朱子曰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的道理反之各說一邊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又嘗曰夫子云不學詩無

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象山陸氏曰。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或言正人說邪

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蹶也而言滑貪戀也而言閒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滑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蹶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敬軒薛氏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常默最妙已心

旣存而人自敬○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疎作事無本果能有成乎○謹言乃爲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辭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辭議論前人之長短及進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吾輩所當深戒也○咲謔不唯亂氣

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處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却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

弟係磨勘者。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是誰做。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忽迫。問其故。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忽迫。明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則謀之。

朱子曰。人多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

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个意思。已是大段做功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

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吃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个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義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功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

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義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横渠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立則怠惰事無繇立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

敬軒薛氏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唯恐差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楊謙曰。凡作事不可自擅。古人遇大事。必告於神。如天子告天地百神祖禰。庶人告於祖宗父母。皆以明有所禀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彼是則此非。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只見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

教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的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即守而不失非即去而不留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大抵事只有个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个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將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

安遇

程子伊日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方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曾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

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别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唯義所在

朱子曰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

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个道理若見得這个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

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南軒張氏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愛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

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子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避迎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一問假貸可乎。攜謙曰。不可輕貸。至不得已。須量事之大小。交之厚薄。而慎行之。人之窮者。只因多貸。不貸則貧而不窮。

出處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程子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案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正叔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一个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个司馬氏耳。○答汪尚書曰。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

人望如此其不壽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敎是

名實

程子曰有名則有實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伊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

莫之與長。

上蔡謝氏曰。懷藏固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

脩齋許子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厚重。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何如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貴

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

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與人

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粗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其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防小人之道正已爲先○問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人不受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朱子與呂伯恭書曰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己箴警益之樂爲無窮○朱子與劉平甫書曰比來遊談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兄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

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衙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烈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敬軒薛氏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

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又何校焉○不可因人曲爲順承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與之合

觀人

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

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唯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昔王隨甚有器量。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薦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

言姜維云云。鄧艾言姜維自是雄兒與某相遇故窮耳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敬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則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强而成。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都困倒了。○人最不可曉。有人奉

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个重。都不見別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的。日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今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正大光明

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宄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又嘗曰。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

人。此言極有味。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學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餙遮蔽又如處親戚朋友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必不可信耻其所當耻。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耻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餙貧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

人也。

省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已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橫渠張子曰。愼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治其本宜痛輕警惰。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

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不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个利便於己。將不好推與人之心矣。○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此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

出來的有因外誘然後泥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只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的天理渾是一个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的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

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
其功可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曰同
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
人無非私欲○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
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
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
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
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雲和氣皆在

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魯齋許子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忽

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愼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敬軒薛氏曰吾於靜時亦頗識此理。但動有與靜違者。此由存養省察之未至也。

獨謙曰。省察有五。其一卽所謂存心。堯之欽明。湯

之丕顯。程子之所謂明鏡。朱子之所謂炯然在此。如日之升。謝上蔡所謂常惺惺。陽明所謂致良知是也。其一則察其所存。粹然至善。不亢不流不妄不害於仁義禮智之性否。若能操其心。而以不別是非爲覺體。則入於禪。以專別是非爲心體。則近於爭。以機詐權術爲心之用。而不之察。則爲永康之學。而入於邪矣。其一則在物感處察之。物至而我不化於物否。不易其本然之心否。施之於物而當否。我於物之來。皆有以知其由來否。若化物而

易其本然之心即不可謂能存心施之於物而不當即不是義以方外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正謂此也若不知言不以合事物之宜爲義則是告子之學矣其一在一身察之吾身之血氣有治之不得其宜而使之潰亂以擾吾心否若威儀不檢於外臟腑不安於內而專提一心是即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矣。其一於過誤處察之。謂吾有所不及察而心與事不相應。誤出於此。而不知否。以此五者省之而無失。則幾矣。

克治 兼論改過

程子曰人能放一个身。公共在天地間一般看。雖萬身曾何傷。○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來一年做得甚功夫曰也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个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

的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䟽食菜羮。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戸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毋常遇事時也分明

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之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如此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悔字難說。既

不可常存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南軒張氏曰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

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益可以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唯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眞氏曰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